



何氏語林卷之十九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并謹

箴規第十一

臧孫有言曰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嗚呼自古天子有四海諸侯饗國卿大夫持祿守官士庶人保其家何可一日不聞讜言乎

嚴子陵

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

隱身不見帝令以物色訪之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是光安車聘之三反而後至終不

能與侯司徒書曰

范曄後漢書曰侯霸字君房河內

密人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為元都講光武徵拜尚書令時無故典朝廷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悉收錄條奏帝施用

之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腴
順旨腰領絕侯得書封奏之帝笑曰此狂奴故態皇
謚高士傳曰霸與光素舊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
不起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
痴今爲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痴也光
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痴是非痴
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
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
足光曰買菜
乎求益也

高義方嘗造馬季長季長辭不見義方覆刺爲書曰
伏聞高問爲日已久冀一見龍光敘腹心之願不圖
辭之以疾昔周公父兄文武九命作相以尹華夏猶
握沐吐食以接白屋之士天下歸德歷載邈矣今君

不能相見宜哉季長大愧遣人追請徑去不肯還漢

事曰高彪字義方吳郡人志尚甚高遊太學博覽經史善屬文

范孟博范滂遷光祿勳主事時陳仲舉陳蕃爲光祿

勳范執公儀詣陳陳不止之范懷恨投板棄官而去

郭有道郭泰聞而讓仲舉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

禮格之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仲舉

乃謝孟博

禰正平禰衡忤曹公責爲鼓吏禰裸身更衣顏色不

怍孔北海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耶

魏文爲五官將時臨淄侯才名甚盛幾有奪敵之議

曹公一日屏人以諮於賈詡詡默然不對曹公曰與卿言不荅何也詡曰屬有所思不即對耳公問何思荅曰思素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曹公大笑太子遂定

魏畧曰文帝嘗使人問詡以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而已帝從之深自砥礪

蜀先主嘗因旱儉禁酒刑吏於人家檢得釀具欲令與釀酒者同罰時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子行道雍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同先主大笑命原欲釀者

蜀志曰簡雍字憲和涿郡人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主至荊州與麋竺二孫乾同為從事中郎常為談

客往來使命後拜昭德將軍優游諷議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猶箕踞傾倚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項枕卧語無所為屈

樊建入晉為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孔明之治蜀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稽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皆謂鄧艾見枉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所謂雖得頗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方欲明之卿言起我意於是發詔理艾

晉百官表曰樊建字長元

蜀志曰建延熙中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恪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為侍中守尚書令

石季倫嘗與長水校尉孫季舒酣宴孫慢傲過度季倫欲表免之裴叔則聞而謂之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

王丞相與庾太尉頗懷疑貳時孫安國為庾公征西主簿孫密諫庾曰王公神情朗達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為凡人事耶此必邪佞之徒欲間踈内外耳公宜稍詳之太尉初意頓釋

祖士言深好奕棋

王隱晉書曰祖納字士言范陽道人九世孝廉納事諸母三兄最治

行操能清言歷太子中庶子避地江南温嶠薦為光祿大夫

王處叔謂之曰禹惜

寸陰不聞數棋

晉書曰王隱字處叔陳郡陳人世寒素父銓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

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隱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家貧無資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祖云聊用忘憂耳處叔曰

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今晉未有書而天下傾覆舊事蕩滅君少長王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記述使有裁成昔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於世便為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皆無聞由無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况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何必博奕

而後忘憂哉祖喟然歎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

遂發書薦處叔脩史帝以問鍾雅事遂不行鍾雅別傳曰雅

字彥胄潁川長社人魏太傅鍾繇弟仲常曾孫也少有才志累遷侍中

謝太傅愛好聲律期功之慄不廢伎樂頗以成俗續

陽秋曰謝安初携幼穉同好養志海濱襟情超暢尤好聲律然抑之以禮在哀能至弟萬之喪不聽絲竹

者將十年及輔政而修室第園館麗車服雖暮功之慄不廢伎樂王坦之因苦諫焉王文度苦

相規切王坦之謝貽文度書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

僕所求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可為聊復以自娛耳

若絜軌跡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常謂君處得

鄙趣者猶未得之濠上耶故知莫逆未易為人文度

荅言具君雅旨此是誠心而行獨往之美然恐非大

雅中庸之謂意者以為人之體韻猶器之方圓方圓

不可錯用體韻豈可易處各順其方以弘其業則歲

寒之功必有成矣吾子少立德行體議淹允加以令

地優游自居僉曰之談咸以清遠相許至於此事實

有疑焉公私二三莫見其可以此為濠上悟之者得

無鮮乎且天下之寶故為天下所惜天下之所非何

為不可以天下為心乎想君幸復三思書反覆數四

謝竟不從

謝萬為豫州都督王右軍貽書戒之曰以君邁往不

屑之韻而俯同群辟誠難為意然所謂通識正自當
隨事行藏乃為遠耳願君與士之最下者同則盡善
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為美談
濟不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

謝萬就太傅乞裘自云畏寒太傅荅曰君妄語正欲
以為豪具耳若畏寒無復勝綿者乃以三十斤綿與
萬

車武子為侍中日與王東亭諸人期共遊集武子請
急出過詣王子敬子敬時住在建陽門內道北武子
求去子敬問卿何以忽忽武子荅云與東亭諸人期

共行子敬曰卿何以乃作此不急行武子不敢去盡
急還臺

王國寶是謝太傅壻專利無檢行太傅每抑制之後

國寶為孝武帝親暱遂危構太傅帝一日召桓子野

飲太傅亦在坐子野桓伊小字叔夏譙國鉅人父景護軍將軍伊少續晉陽秋曰伊字

有才藝又善聲律標悟省率為帝命桓吹笛桓神色

無忤即吹為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

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

調達乃勅御妓吹笛桓又言御府人于臣必自不合

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令召之奴既吹笛桓便撫箏

而歌曹子建怨詩

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

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

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太傅泣下

沾襟乃越席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處不凡

謝奕在豫州亡後

晉中興書曰謝奕字無奕陳郡陽夏人祖衡太子少傅父裒吏部尚

書奕少有器鑒辟太尉掾累遷豫州刺史

簡文使王彪之舉可代者

王氏譜曰

彪之字叔虎祖正尚書父彬衛將軍年二十而頭須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須少有局幹之稱累遷左光祿

夫簡文曰人有舉桓雲者君謂何如

晉書曰桓雲字雲子桓彛第二

子大司馬溫之弟初為何充驃騎參軍襲爵萬寧男歷位建武將軍

王曰雲不必非才

然溫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盡出

一門亦非深根固蒂之宜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令不

與殿下作異者耳簡文深納其言

王司徒謚與遠公書曰身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順遠

荅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

年耳檀越既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

復何羨於遐齡耶聊想斯理久已得之為復酬來信

耳人皆稱公善誘

謝康樂父奐不慧為秘書郎早亡康樂好臧否人物

叔尚書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謂宣遠曰非汝

莫能乃與晦曜弘微等共遊戲命瞻與靈運共車既

上便商較人物宣遠謂之曰秘書早亡談者亦互有

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

世祖登祚以顏延之為光祿大夫時延之兒峻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敝車逢峻鹵簿即屏往道側又好騎馬遨遊里巷遇知舊輒據鞍索酒得酒便頽然自得常語峻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峻起大宅延之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

孔中丞

孔覲已見

二弟在官

孔徽孔道存道存官至南海太守

頗營贓賄

嘗請假還東中丞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中丞見之偽喜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

置岸側既而正色語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耶命左右取火燒之燒盡乃去

齊武帝時諸弟皆無寵嘗於御坐曲宴武陵因醉伏地以貂抄肉拌帝笑曰汗貂武陵荅曰陛下何愛其羽毛而踈其骨肉

武陵王曄已見

丘靈鞠嘗詣褚彥回彥回不時起語靈鞠曰比脚疾更增不復能起靈鞠言脚疾亦是大事卿為一代鼎臣不可復為覆餗

王仲寶既為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叔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仲寶即日毀之

王仲寶王儉已見小時叔父僧虔撫之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

宋明帝頗好言理以周彥倫有辭義引為宿直時帝所為慘毒周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為之小解釋慧皎高僧傳曰明帝末年頗多忌諱因恩禮遂薄時周顒入侍帷幄謂顒曰陛下比日所行殊非人君舉動俗事諷諫無所復益妙理深談彌為賒緩唯三世苦報最切近情檀越儻因機候正當陳此而已帝後風疾數加針灸痛惱無聊輒召顒及殷洪等說鬼神雜事以散胸懷顒乃習讀法句賢愚二經每見談說輒為言帝驚曰報應真當如此亦寧可不畏因此犯忤之徒屢被全宥

徐孝嗣已見從武帝幸方山帝曰朕經始此山之南

復為離宮故應有邁靈丘靈丘玄武湖新林苑也孝嗣荅曰繞黃山欵牛首乃盛漢之事今江南未曠民亦勞止願陛下少更留神

王長史王騫已見至性凝簡不狎當世嘗從容語諸子曰吾家門戶所謂素族自可隨流平進不須苟求

建元中都下舛雜且多姦盜上欲立符伍家家以相檢括王仲寶曰京師翼翼四方是湊必也持符於事既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為京師

齊高宗從弟季敞性頗豪縱上心非之南史曰輔國將軍蕭季敞嘗語之曰卿可數詣王思遠善於彌縫王思遠已見

龕猛無行南史曰思

遠立身
簡潔

陳顯達除江州刺史自以門寒位重每一遷官常有
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
顯達聞之不悅子休尚為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
達語之曰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即取
於前燒除之

湘東王

繹

入援臺城頓軍武城淹留不進中記室參

軍蕭賁以繹不早下心甚非之嘗與繹雙陸食子未
即下賁歛手言曰殿下都無下意繹甚銜之

南史曰
蕭賁字

文奐形不滿六尺有文才能書
善畫起家為湘東王法曹參軍

陳寶應潛有逆謀虞寄微知其意寶應嘗令左右讀
漢書卧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
言寶應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麗驕韓未足
為智豈如班彪王命識所歸乎

北齊高祖嘗宴群臣酒酣各令歌樂武尉斛斯豐樂
歌曰朝亦飲酒醉暮亦飲酒醉日日飲酒醉國計無
取次上曰樂豐不諂是好人

北齊孝昭樂善聞過後代罕及嘗問舍人裴澤在外
議論得失裴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
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為未弘帝笑

曰誠如卿言

唐太宗幸九成宮駕還有宮人憇漳川縣官舍俄而李靖王珪二人並至縣官移宮人於別所太宗怒曰威福豈由靖等何為輕我宮人即令按驗漳川官屬魏徵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人陛下賤隸論其委任事理不同又靖等出見官吏訪問朝廷法式民間疾苦自應與官吏相見至於宮人供養之外不合參承若以此加罪恐不益德音駭天下耳目太宗曰公言是遂捨不問

太宗嘗作宮體詩使虞永興

虞世南

賡和虞曰聖作

誠工然體非雅正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帝曰朕試卿爾後帝為詩一篇述古興亡既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何所示耶敕褚遂良即永興靈坐焚之

太宗射猛獸於苑內有群豕突出太宗引弓四發殪四豕有一雄豕直來衝馬尚書唐儉下馬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顧而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唐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不以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太宗因命罷獵

劉昫唐書曰唐儉字茂約晉陽人北齊尚書邕之孫父鑒與高祖有舊高祖在太原儉說太宗以天下可

圖太宗白高祖召入密訪時事授
記室參軍貞觀中天策府長史

貞觀中百官表請封禪獨魏徵切諫太宗謂徵曰朕
欲卿極言其不可徵對曰陛下功則高矣而人未懷
惠德雖厚矣而澤未滂流諸夏雖安未足以供事遠
夷慕義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尉羅猶密積歲豐熟
倉廩尚虛臣未能遠譬但喻於人今有人十年常患
療治且愈皮骨僅存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
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良醫除其疾苦雖
已又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封
萬國咸萃要荒之外莫不奔走今伊洛已東洎於海

岱灌莽巨澤蒼茫千里人烟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
條進退艱阻豈可引彼蠻夷示之虛弱殫府竭財未
厭遠人之望加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
災風雨之變庸夫橫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懇誠亦
實輿人之議太宗乃罷封禪

少府監裴匪躬善營利嘗奏賣苑中馬糞歲可得錢
二十萬緡上以問劉仁軌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
代稱唐家賣馬糞非佳名也

裴匪躬在司農寺按諸苑鬻果蔬儲利佐公以墨敕
示僕射蘇良嗣已見良嗣判曰公儀休一諸侯相尚

拔葵去織未聞天子賣果蔬與人爭利事遂不行

高宗出獵在路遇雨因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雨衣

若為不漏對曰能以瓦為之必不漏矣上因此不復

出獵

王方慶在政府其子為眉州司士參軍武后嘗問卿

在相位何子之遠方慶荅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尚

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世以此倉唐之對劉昫唐書曰王方慶

雍州咸陽人周石泉公褒之曾孫官至太子左庶子博學好著述尤精三禮

高宗嘗問魏元忠外以朕方前代何主元忠荅曰周

成康漢文景帝問然有遺恨否曰有之王義方一世

豪英而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適用

之聞其死顧已無及元忠曰劉藏器行副於才陛下

所知今七十為尚書郎徒歎彼而又棄此帝默然

蕭至忠依太平公主後復當國嘗出主第遇宋璟於

道宋曰非所望於蕭傳唐詩紀事曰至忠蕭德言之孫相中宗後從太平公主謀

逆伏誅明皇曰至忠誠國器但晚謬耳

玄宗登封泰山張燕公多引兩省生徒及所親知攝

官升山超階至五品時張九齡當草詔謂燕公曰官

爵者天下之公器望為先勞舊為次若顛倒衣裳則

譏議起矣今登封需澤千載絕典清流高品不沐殊

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綬但恐制出之後四方失望今進草之際事猶可改燕公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談何足慮也後果爲宇文融所劾

中宗嘗宴侍臣酒酣後令各爲迴波詞衆皆爲佞悅之語時李景伯獨寓規諷其詞曰迴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飲旣過三爵誼譁切恐非儀中宗不悅中書令蕭至忠稱之曰此真諫官

明皇以李林甫爲相一日曲宴近臣於苑中帝指示張九齡李林甫曰檻中盆池新魚數頭鮮活可愛林甫曰賴陛下恩波所養九齡曰盆中之魚猶陛下用人但能裝景致助兒女之戲耳

張九齡獎愛李泌常引至卧内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好佞勸九齡絕之九齡獨念嚴太苦勁不若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顧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驚謝因呼小友

玄宗嘗於復道窺見衛士食畢以殘食棄水竇中上怒令杖殺之寧王曰從復道窺衛士之過恐人不能自安上曰大哥於我可謂急難

杜暹家藏書皆自題跋尾以戒子孫曰請俸買來手

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嚮及借人皆不孝

職官分紀曰杜暹開

元十四年召為中書門下平章事遣中使往迎賜宅一區

肅宗為太子時明皇使割羊臠肅宗以餅拭刀徐噉之明皇喜曰福當如是愛惜

唐肅宗既遷上皇於西內嘗端午日山人李唐入見上抱幼女語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唐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上泫然泣下

李臯為山南節度鎮襄陽

劉昫唐書曰李臯字子蘭曹王明之玄孫天寶中嗣

封多智數善因事以自便奉太妃鄭氏以孝聞官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

襄陽有張柬

之林園在州西公府多假之游宴臯嘗欲買之馬彞

歛衽言曰漢陽有中興功遺業當百世共保奈何令

其子孫自嚮臯謝曰主吏失詞以為君羞非君安得

聞此言

劉昫唐書曰馬彞扶風人初未知名李臯始辟之後以正直稱

裴諝為河東鹽鐵使時關輔旱儉諝入計召至便殿

問權酷之利歲出內幾何諝久不對帝復問諝曰臣

有所思帝問何思諝曰臣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而農

人愁歎穀菽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

乃責臣以利孟子曰治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為故

未即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

劉昫唐書曰裴諝字士明洛陽人父寬有

重名諝通達簡率不好苛細史思明寇東都陷賊中乃陰疏賊短長以聞事泄思明大怒僅而免死賊平

累官兵
部侍郎

陸敬輿陸贄已見嘗語德宗曰欲紓多難收群心惟在赦

令而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

陸相贄已見知舉放崔群已見後群知舉陸氏子簡理被

黜群妻李夫人謂群曰子弟成長盍置莊園公曰今

年已置三十所矣謂知舉放三十人也夫人曰君非

陸贄門生乎君掌文柄陸氏子無一得事者如以君

為良田陸氏一莊荒矣群無以對

韓滉堂先無挾廡弟洄稍增補之滉見即撤去曰先

君容焉吾弟奉之猶恐失墜安敢改作以傷儉德

柳渾為相韓滉自浙西入覲朝廷委政待之每奏事

語至日午他相充位而已滉於省中榜吏渾雖滉所

引心惡其專正色曰先公猶察為相不滿歲而罷今

相公復榜吏於省中省闈非刑人之地相公柰何復

蹈前非况在朝而專立威福豈尊主卑臣之義滉慚

然愧悔為之霽威

鄭絀為門下侍郎朝廷以盧從史與王承宗有連詔

從史歸潞從史辭潞乏糧請留軍山東李吉甫密譖

絀漏言於從史帝怒坐浴堂殿召學士李絳語其故

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以聞陛下帝曰吉甫為我

言絳曰網任宰相稍識名節不當如犬彘梟獍與姦
臣外通恐吉甫勢軌內忌造為醜辭帝良久曰吉甫
幾誤我劉昫唐書曰鄭網字文明少有奇志好學善
屬文張參蔣乂楊綰常袞皆相知重憲宗朝
拜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網以文學進踐歷華顯
者四十年所居雖無赫奕稱而守道敦篤耽悅墳典
與博聞好古之士為講論
各理之游時人仰其耆德

憲宗初徵柳宗元劉禹錫至京俄皆貶謫柳得柳州
劉得播州柳以禹錫須侍親播州最為惡處請以柳
州換上不許宰相言禹錫有老親上曰但要與惡郡
豈繫母在裴晉公徐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
言上有愧色既而語左右曰裴度終愛我切禹錫改

授連州

周墀節度鄭滑

劉昫唐書曰周墀字德升汝南人能
為古文有史才文宗重之補集賢學
士出為鄭滑節度使入朝遷
刑部侍郎以本官平章事

表韋澳在幕府會墀入

相私語澳曰卿何以教我澳曰願公無權墀愕然澳
曰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
舉其職則公歛衽廟堂天下治矣烏用權墀歎曰吾
先居此得無愧乎唐詩紀事曰韋澳字子斐官至秘
書監分司東都嘗戲吟曰莫將韋
監同殷監錯認容身是保身
此語聞於京師權佞甚怒之

德宗令王叔文直東宮太子欲言宮市之弊人皆贊
美叔文獨無言罷坐太子謂叔文曰君何獨無言叔

文曰太子視膳問安外不合輒預他事陛下在位歲久如小人離間謂殿下收取人心則安能自解太子聞之曰苟無先生安得聞此言

于延陵授建州刺史上問建去京師近遠對曰八千里上曰朕左右多建人郡極不惡卿若廉潔奉公綏緝凋瘵無異長在我前或撓枉法度遠人亡聊即三尺堦前便是萬里延陵悸懾上撫而遣之

崔彥昭與王凝為外昆弟凝先顯而彥昭未仕彥昭嘗倨見凝凝慢言曰不若從明經舉彥昭為憾後彥昭入相凝為兵部侍郎彥昭母敕婢多製履襪曰王

氏妹必與子皆逐吾將共行彥昭聞之泣且拜不敢

為怨王凝已見劉昫唐書曰崔彥昭字思文清河

處承奉左右未嘗高言歲時慶賀公卿拜席時人榮之

李茂貞居岐以地狹賦薄嘗下令榨油因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可為炬也有優者笑曰臣請并禁月明

五代史記曰李茂貞深州博野人為博野卒戍鳳翔光啓中以功自扈蹕都頭拜鳳翔隴右節度使

唐明宗與馮道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常記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為天下亦猶是也上深以為然

江南李景於宮中起樓甚高衆皆歎美蕭儼獨曰恨樓下無井以此不及景陽樓

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吉典郡以姦賊下獄太宗怒其貪穢遣中使諭旨於執政祖吉特俾於郊赦不宥明日宰相趙普已見奏曰敗官抵罪合正刑辟然而國家卜郊肆類所以對越天地告於神明吉本何人亦安足以隳陛下赦令上善其對而止

王魏公王旦見家人服飾似過則瞑目曰吾門素風一至於此亟令減損

蘇子美以饗客得罪言事者欲因子美以動一二大臣彈擊甚急宦者操文符捕人所逮皆一時名士都下爲之紛駭左右無敢救解韓魏公從容言於仁宗曰舜欽一醉飽之過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如此帝悔見於色

崔公孺是韓魏公夫人之弟魏公執政日用監司有非其人者公孺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爲心造化以蛇虎者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公今何乃置之通衢使爲民害涑水記聞曰崔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

魏公夫人之弟性亮直喜面折人魏公甚嚴憚之

連庶爲壽春令縣有淮南王舊壘在山間州守議取

其甕為城庶曰弓矢舞衣傳之百世藏於王府非為

必可用蓋以古之物傳於今尚有典刑也壘因是得

存王得臣塵史曰應山二連伯氏庶字君錫仲氏庠字元禮少從學於二宋相繼登科君錫為人清修

孤潔故當官人號為連底清元禮加以肅人號為連底凍

陳恭公判亳州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姪世修

獨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

隨身後扁舟五湖公即日納節宋史曰陳執中字昭

省正字累遷平章事卒贈侍中禮官韓維議謚言謚

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

一品就第寵祿光大矣得位行政士大夫無述焉不勤成名矣請謚為榮靈詔謚恭

嘉祐中除張堯佐節度東軒筆錄曰張堯佐以進士擢第官至屯田員外郎知開

州會其姪女有寵於仁宗冊為修媛堯佐陳秀公作

中丞上殿爭之仁宗初盛怒作色待之既進見迎謂

之曰豈欲論張堯佐不當授節度耶節度使本麓官

何用甚爭時唐質肅唐介作御史裏行在眾人後越

次進曰節度使太祖太宗總會做來恐不是麓官上

竦然而罷東都事畧曰陳升之字暘叔建州建陽人舉進士為校書郎徙監察御史張堯佐以

後宮親為三司使升之言其不可改侍御史知雜為

人深沉多數善傳會始為小吏與王安石相遇安石

深器之升之在樞府安石亦執政多變更舊制引升

之共事升之心知其非而竭力贊助故先安石拜相封秀國公謚成肅

洛中有一僧欲開堂說法司馬君實夜過邵堯夫曰

聞富彥國呂晦叔欲往聽此甚不可晦叔貪佛已不可勸人亦不恠如何勸得彥國堯夫曰今日已莫姑任之明日二人果偕往後月餘彥國招數客共飯堯夫在坐因問彥國曰主上以裴晉公禮起公公何不應命又聞三遣使公皆卧内見之彥國曰衰病如此其能起否堯夫曰上三命公不起一僧開堂以片紙見呼即出恐亦未是彥國曰弼亦不曾思量至此邵康節與富韓公在洛每晴日必同行至僧舍韓公見佛必躬身致敬康節笑曰無乃爲佞乎文潞公守東都日富鄭公致仕在洛司馬温公領宮

祠范蜀公自許來同過郡爲會潞公出四玉杯勸酒官奴不謹碎其一潞公將治之温公請筆書牘尾云玉爵弗揮典禮雖聞於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可恕於斯人潞公笑釋之

陳少卿蓄書數千卷名畫數十幅晚年退居有華亭唳鶴一雙恠石一株奇峭可愛與異花數十本列植於庭爲詩以戒子孫曰滿室圖書雜墳典華亭仙客岱雲根他年若不和花賣便是吾家好子孫陳死未幾皆散落民間

吳處厚青箱雜記曰陳亞揚州人仕至太常少卿年七十卒蓋近世滑稽

之雄也

范蜀公以議新法不合而去其謝表云望陛下集群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

之福天下聞而壯之

邵氏聞見錄曰王荆公草制詞極於醜詆公笑誦其辭曰材無

任職之能某披襟當之內有謀利之實則夫子自道也後元祐起公公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不待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得禮卒不起

李清臣平日多於韓魏公前論釋氏貴定力謂無定力則不能主善公每然之後朝廷斥異論者清臣頗持兩端魏公因書問之曰比來臺閣斥逐紛紛吾親得不少加定力耶公之善諭人如此

呂獻可

呂誨已見

病亟日自草章乞致仕其辭曰臣無宿

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意任情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寢成風痺遂難行步非祗憚蹠鑿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為之柰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為憂是思納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蓋以疾喻政天下聞而避之

范蜀公與司馬溫公同遊嵩山各携茶以行溫公以紙為貼蜀公用小黑木合子盛之溫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具耶蜀公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

范蜀公素不飲酒又詆佛教在許下與韓持國兄弟
往還諸韓皆崇此二事每宴集蜀公未嘗不與同飲
盡歡少間必以禪悅相勉蜀公頗病之蘇子瞻時在
黃州蜀公以書問救之當以何術曰麴蘖有毒平地
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子瞻報之曰請
公試觀能惑之性何自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
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曇亦須斂衽况學之
者耶亦以曉公公終不領

蘇惠州以作詩下獄自黃州再起遍歷侍從然其詩
每為不知者咀味以為有譏訕遂出守錢塘來別文

潞公公曰願君至杭少作詩恐為不喜者誣謗再三
言之臨別上馬潞公笑曰若還興也便有箋云時吳
處厚取蔡安州詩作注以上安州遂遇禍故潞公有
箋云之戲

晏叔原著樂府黃山谷為之序父客韓宮師玉汝曰

願郎君捐有餘之才崇未至之德

黃山谷小山集序曰晏叔原臨淄公

之暮子也

經籍考曰小山集晏幾道叔原撰其辭在名勝間可追迫花間高處或過之

晁伯宇少作閔吾廬賦黃魯直以示蘇長公曰此晁
家十郎作年未二十也長公荅曰此賦甚奇麗信是
晁家多異材耶凡人至足之餘自溢為奇怪乃可今

晁傷奇太早可作魯直微意諭之勿傷其邁往之氣

魯直以語晁晁自是文章大進

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曰晁載之字伯宇

黃魯直嘗薦之於蘇子瞻云伯宇謹厚守文元家法從遊多長者後坎壈終身卒官封丘丞

二王

王寧王寔

是韓持國壻一日訪蘇端明端明因問訊

持國王曰公自致政來尤好為歡嘗謂身已癯老且以樂聲自娛不爾無以度日東坡曰殘年正不應爾願為某傳一語於持國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合禪理死生之際極為了然一日置酒大會酒闌語衆曰老人即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奄奄欲逝諸子惶遽呼號曰大人今日乃與世訣願留一言為教老人

曰本欲無言今為汝懇只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諭老人曰惟五更可以幹當自家事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早起舉家諸事皆是自家豈有分別老人曰所謂自家事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平時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今持國自謂殘年請二君言與持國但言某請持國幹當自家事與其勞心聲酒不若為可以死時將去者計也

王元澤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楮泉平甫啓介甫曰兄在位要須令天下後世人取法雩雖疾丘之禱久矣為此奚益且兄常以倉法繩吏姦今乃以楮

泉徼福安知三清門下不行倉法耶

李伯時善畫馬

鄧椿畫繼曰李公麟字伯時舒城大族家世業儒公麟以文學有名於時

陸佃薦為中書省刪定官董敦逸辟檢法御史臺學佛悟道深得微旨立朝藉藉有聲平日博求鍾鼎古器圭璧寶玩森然滿家以其餘力留意畫筆心通意徹直造玄妙蓋其大才逸群舉皆過人也法秀

師讓之曰伯時為士大夫而以畫行已可耻又作馬忍為之耶伯時恚曰作馬無乃例能蕩人心墮惡道乎師曰公業已習此則日夕思其情狀求為神駿繫念不忘一日眼花落地必入馬胎無疑非惡道而何伯時大驚不覺身去坐榻曰今當何以洗此過師曰但當畫大士像伯時遂畫此像妙絕天下一時公卿

服師之善誘

法秀師嘗語黃魯直曰公作豔歌小詞可罷之魯直曰空中語耳非殺非偷不至坐此墮惡道師曰君以邪言蕩人捶心使逾禮越禁其罪豈止墮惡道而已

魯直由此不作詞曲

捫虱新話曰黃魯直初好作豔歌小詞道人法秀謂其以筆墨

誨淫於我法中當墜泥犁之獄魯直自是不作

張芸叟云頃游京師嘗聽司馬溫公王荆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為多唯歐陽公多談吏事余言學者見公莫不欲聞道德文章今先生何教人以吏事公曰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

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方壯年未厭學欲求
漢史一觀公私無有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
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
不有且夷陵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
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時蘇明允父子亦在共
聞此語東都事畧曰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王安石
行新法舜民上書謂裕民所以窮民疆內所
以弱內闢國所以感國以堂堂之天下不當與小民
爭利時皆壯之元祐初司馬光舉舜民才氣秀異剛
直敢言召試秘閣校理舜民
慷慨善論事自號浮休居士

劉資政爲太常少卿時靖康用兵軍需困乏劉檢視
禮器庫見有故祭服甚多將建請以爲戰士衲衣有

老吏諫曰祭器弊則埋之祭服弊則焚之禮也奈何
以爲戰士衣劉嘿然

蔡元長旣刻黨籍碑在朝無敢言者其後再相葉左
丞從容謂之曰夢得聞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今舉
籍上書之人刻之于石以昭示來世恐非所以彰先
帝之盛德也蔡大感悟其後黨禁稍解胡尚書

直孺

聞之歎曰此人宜在君側

宗澤任館陶尉凡獲逃軍即殺之邑境爲之無盜時

呂大資

惠卿

帥大名聞其事因召與語仍薦之且戒

云此雖警盜賊之一策恨子未閱佛書人命難得安

意

可殺况國有常刑

方勺泊宅編曰宗澤婺州農家子登進士任館陶尉

楊誠齋為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遷謫

杜門謝客南軒為之介紹數日乃得見因跪請教公

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

名與日月爭光誠齋得此語終身厲清直之操

王嘉叟與王龜齡別語龜齡曰吾輩會合不可常但

令常留面目異日可以相見龜齡每歎賞此言

趙德莊嘗宰餘干趙忠定汝愚是其邑子忠定初冠

多士適德莊在朝忠定往謁謝德莊語之曰慎勿以

一魁先置胸中時以為名言

荃翁貴耳集曰趙介菴名彥端字德莊宗室之

之秀能作文賦

淳祐甲辰省元徐霖狀元劉夢炎皆三衢人一時士

林稱為盛事時楊彥瞻守衢揭雙元坊以誇之二公

各以書為謝且固辭焉彥瞻答書頗致規諷二公得

書悚然其後徐以道學名劉以功業顯世以為彥瞻

有以發之

周公謹齊東野語曰彥瞻答書云嘗聞前輩曰吾鄉昔有第奉常而歸饋者迂者往

來而觀者闐路駢陌既而宗族媼友與客交賀焉至

於讐者亦如耻舍愧賀且謝焉獨鄰居一室尚鑄遠

引若避寇然余怪問之愀然曰所貴衣錦之榮者謂

其得時行道有以庇吾鄉里今或竊一名得一官即起朝富暮貴之想名愈高官愈穹而用心愈謬武斷者有之庇姦慝持州縣者有之是一身之榮一害之增也其居日以廣鄰居日以感吾將入山林深密之地以避之是可弔何以賀為吾聞而異其言因默識

而謹書之凡交遊間必道此語相訓切而非心相知者不道也執事於不肖可謂心相知而不以告罪也且今日此扁之揭所以獨異於尋常者蓋僕之望於執事者亦異焉人於此時每以諛獻僕乃獨以忠告非求異於人所冀進執事之德成執事之器也執事若以僕之言為然則是扁之揭可無愧矣

金海陵銳於求治講論每至夜分嘗乙夜召見楊伯雄因及鬼神事伯雄進曰漢文帝召見賈生夜半前席不問百姓而問鬼神後世譏之陛下不以臣愚陋幸及天下大計鬼神之事未之學也海陵曰但言之以釋永夜倦思伯雄曰臣家有一卷書記人死復生或問冥官何以免罪荅曰汝置一曆白日所為暮夜書之不可書者是不可為也海陵為之改容

金史曰楊伯雄

字希雲真定藁城人八世祖彥稠後唐定州兵馬使伯雄登皇統進士海陵一見深加器重海陵執政以舊知伯雄屬之使時時至其第伯雄不往海陵怪問之對曰君子受知於人當以禮進附麗奔走非素志也海陵纂立銳於求治講論每至夜分嘗問人君治天下其道何貴對曰貴靜海陵默然明日復謂曰我遷諸部猛安分屯邊戍前夕之對豈指是為非靜耶對曰徙兵分屯使南北相維長策也所謂靜者乃不擾之耳

虞伯生與元明善俱以文章著二人相得甚歡至京師乃復不相下董士選自中臺行省江浙二人送至都門士選曰伯生以教道為職當早還復初宜更送我伯生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下馬入邸舍中為席酌酒同飲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

臺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數人為朝廷用如復初
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為人構間復初中
原人仕必當道伯生南人將為復初摧折今為我飲
此酒慎勿如是明善受卮酒跪而酌之起立言曰請
公再賜一卮明善終身不敢忘公言乃再飲而別

善已見元史曰袁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父叔黃岡尉宋亡居臨川與吳澄為友娶楊氏國子祭酒文仲女生集三歲即知讀書及挈家趨嶺外無書冊可携楊氏口授論語孟子左傳歐蘇文輒成誦文仲以春秋名家族弟棟明性理之學楊氏盡通其說故集與弟槃皆受業家庭董士選除南行臺中丞延集家塾大德初至京師益自充廣除國子助教即以師道自任累官奎章閣大學士元史曰董士選字舜卿文炳次子幼從文炳居兵間晝治武事夜讀書不輟靜重識大體秋毫無所取其禮敬賢士尤

至在江西以屬掾元明善為賓友又得吳澄而師之延虞及於家塾以教其子諸老儒及西蜀遺士皆以書院之祿起之遷南行臺招及子集與俱得范梈等數人皆以文學顯於時世稱求賢薦士必以董氏為首

許白雲

許謙已見

初從金履祥學履祥語之曰士之為學

猶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鹹頓異今子處此已

三日而猶夫人也豈我之學無以感發子耶白雲聞

之惕然自勵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

元史曰金履祥字吉甫婺之蘭

溪人幼敏睿授之書即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律曆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栢學者稱為仁山先生

世祖時天變異常上遣阿刺渾撒里召集賢翰林兩

院官詢致災之由議者莫敢語及時政先是丞相桑哥遣忻都王濟理筭天下錢糧害民特甚人不聊生自殺者相屬趙承旨趙孟頫與阿刺渾撒里善勸令奏帝赦天下盡與蠲除庶幾天變可弭阿刺渾撒里入奏如承旨言上從之詔草已具桑哥大怒謂非上意承旨語桑哥曰凡錢糧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何所從取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錢糧數千萬歸咎尚書省豈不爲丞相深累耶桑哥悟民始獲蘇

順帝嘗於暇日欲觀古名畫巉巉即取郭忠恕比干

圖以進

巉巉已見

何氏語林卷之十九

何氏語林卷之二十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并註

棲逸第十二

余好觀莊生言見其輕詆舜至比之卷婁又言堯往見四子宵然喪其天下太過或者以爲寓言也然太史公稱由光義至高箕山有許由冢似誠有之世言隱士率多避世不然夫古有鑿坏築巖之徒漢興猶傳東園綺季東都有嚴光周黨斯其人豈必盡衰世哉蓋鍾鼎丘園亦各其性生也惟有道之君優顯異節隱士乃著若汙濁之世雖神龍威鳳猶隱鱗藏羽

則隱士常數陪於平世由不自見史傳所載什一耳
余所取不必盡嚴數之士蓋達情任運冥心出處者
庶幾孔子之所謂時古稱陸沉金馬門即藏史漆園
皆遁世也其視後世以終南為捷徑既專一壑聞車
馬而驚猜者相去何如哉昔謝萬作八賢論孫興公
以為體公識遠則出處同歸世以興公理為得不誣
也

向子平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
貴不如賤但不知死何如生耳為子嫁娶畢敕家事
斷之云當如我已死與同好禽子夏俱遊五嶽名山

不知所終

魏隸高士傳曰向長字子平禽慶字子夏二人相善慶隱避不仕王莽通老易安貧樂道好事者更饋遺輒受之自足還餘如有不取也舉措必於中和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

張仲蔚隱居平陵蓬蒿滿宅唯開一行徑

三輔決錄曰仲蔚扶

風人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好為詩賦所居蓬蒿没人

蔣元卿舍中三徑唯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挫廉

逃名之士

司馬彪續漢書曰蔣詡字元卿父喪弔者盈門後毋疾之不得止舊廬自作小菴於

側往如舊

鄭次都去吏隱居蟻陂之陽

謝承後漢書曰鄭敬字次都釣於大澤汝南

先賢傳曰鄭敬隱蟻陂之陽以漁釣自娛彈琴與同詠詩常方坐於陂側隨杞柳之蔭鋪茅蔭為席

郡鄧敬折芟為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蓬

廬葦門琴書自娛謝承後漢書曰敬閒居不修人倫新遷都尉逼為功曹廳事前樹時

有清汁以為甘露敬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此青木沈耳辭病隱處精學蛾破中陰就虞延並辟不行

王君公遭亂不去僧牛自隱僧謂平會兩家賣買之價時人為之

語曰避世墻東王君公嵇康高士傳曰君公明易為郎數言事不用乃自汗與官

婢通免歸詐狂僧牛只無二價也

王仲子為大司徒司直以病免歸後徵至滎陽疾篤

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

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范曄後漢書曰王良字仲

子東海蘭陵人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良妻曳柴從

田中歸恢言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乃下拜歎息而還

范史雲學通三經常自賃灌園

韓伯休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

時女子從韓買藥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

那乃不二價伯休歎曰我本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

何用藥為乃遁入灞陵山中范曄後漢書曰韓康字伯休京兆灞陵人桓帝

以安車聘之康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及見康柴車

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

止康因道遁以壽終

袁夏甫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

築土室四周於庭不復為戶自牖納飲食旦於室中
東向拜母母思夏甫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妻子
莫得而見及母沒不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為狂

生 范曄後漢書曰素闕字夏甫高祖安司徒曾祖京
侍中祖彭議郎父賀彭城相闕居處側陋以耕學

為業從父逢隗並貴盛數饋之無所受闕見時方險
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
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
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

劉荆州劉表數請龐德公德公不為屈乃就候之劉

曰夫保一身孰若保天下乎德公笑曰鴻鵠巢於高
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
宿夫取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各得其棲宿而已天

下非所保也

管幼安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

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

孫公和孫登清靜無為好讀易彈琴頽然自放觀其

風神若遊六合之外魏末居北山中以石窟為宇編

草自覆阮步兵見孫被髮端坐巖下遙見鼓琴自下

趨進莫得與言阮因長嘯與琴音諧和公和嘯和之

妙響動林谷

王右軍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營山水弋釣之娛又與
道士許邁共修服食徧采名藥不遠千里游東中諸

郡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

道學傳曰許邁字叔玄清虛接

真遐樓表志所在往而不返故改名遠遊與王右軍父子為世外之交

王右軍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時孫綽李充許詢支遁諸人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王同好

張廌隱居願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張於竹中為屋常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張逃避竹中不與相見

陶處靜年十五便服食絕穀家累千金僮客百數處靜終日端拱絕不婚宦居臨湘縣山中立小草屋裁

足容身有時還家設小牀獨坐不與人共

晉中興書曰陶淡字

處靜

劉子驥虛退寡欲志在棲遁

劉之驥已見

桓車騎請為長

史

桓冲別傳曰冲字玄叔温弟也累遷車騎將軍都督七州諸軍事

劉固辭車騎因

到其家劉於樹條桑使者致命劉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車騎乃造其父父命劉然後還拂短褐與車騎言話父使驎之於內自持濁酒蔬菜供賓車騎敕人代驎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便非野人之意車騎慨然稱美至暮乃退

郭元瑜少有拔俗之韻隱居巖谷

晉書曰郭瑀字元瑜敦煌人隱于臨

松蘿 張天錫遣使備禮徵之 張資涼州記曰天錫字公純 張

耳後也祖執涼州刺史值亂據涼土天錫篡位自立為涼州牧 元瑜指翔鴻示使人

曰此鳥安可籠哉 天錫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臯懷真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

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皆以黔首之禍不可不救先生懷濟世之才故遣使者

虛左授綏 索偉祖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 晉書曰索襲字偉祖敦煌人 太

守陰澹嘗造焉經日忘返退而歎曰世人之所有餘

者富貴也而目好五色耳玩音聲先生棄衆人之所

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慌惚之際兼重玄於衆

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志忘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

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顧茂以過也遂謚為玄

居先生

戴仲若 戴顒已見 以桐廬僻遠難以養疾乃出居吳下吳

下士人共為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

若自然

宗少文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嶽因結宇

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

山恐難徧覩唯當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凡所遊履皆

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宗少文善琴書精於言理每遊山水往輒忘歸王長

宗少文善琴書精於言理每遊山水往輒忘歸王長

宗少文善琴書精於言理每遊山水往輒忘歸王長

宗少文善琴書精於言理每遊山水往輒忘歸王長

宗少文善琴書精於言理每遊山水往輒忘歸王長

史

王敬弘已見

每從之未嘗不彌日也

周道祖閒居樂志好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慧遠時

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時人謂

之尋陽三隱

沈約宋書曰周續之字道祖鴈門人過江居豫章建昌縣徵太學博士不就常

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美因爲之注江州刺史劉柳薦之高祖曰臣聞恢耀和肆必在兼城之寶翼亮崇本宜紆高世之逸是以渭濱佐周聖德廣運商洛匡漢英業乃昌伏惟明公道邁振古應天繼期游外暢於冥內體遠形於應近雖汾陽之舉輟駕於時艱明揚之旨潛感於穹谷矣竊見處士鴈門周續之清真貞素思學鉤深弱冠獨徃心無近事性之所遣榮華與饑寒俱落情之所慕巖澤與琴書共遠加以仁心內發義懷外亮留愛崑卉誠著桃李若升之宰府必鼎味斯和濯纓儒官亦王猷遐緝臧文不智失在降賢言偃得人功由升士願照其丹款不以人廢言辟太尉掾不起

王敬弘

已見

居舍亭山林澗環周備登臨之美時人

謂之王東山

周續之以身不可遺餘累可絕遂終身不娶布衣蔬

食

孔淳之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其幽

峻或旬日忘歸嘗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

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於

茲不覺老之將至淳之還反不告以姓

宋書曰孔淳之字彥深魯

郡人祖愔尚書祠部郎父粲秘書監徵不就淳之少高尚愛好墳籍與徵士戴顓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爲人外之遊

江湛舉王景玄為吏部郎

江湛王微並已見

王與湛書曰君

平有言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猶滅名安用吏部郎

哉其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縉紳者不道僕妾皆笑

之因與湛告絕足不踰閩十餘年棲遲環堵之室苔

草沒堦

王僧達禮政褚元璩停郡信宿裁交數言而退丘珍

孫與王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景雲棲不

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

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閭門於茲而三焉夫却粒

之士食霞之人乃可斲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

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斲紆清塵亦願助為譬

說王荅曰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古之逸民或留慮

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

嶺積數十年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夕比談討芝桂

借訪薜蘿若已窺烟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

申譬

蕭子顯齊書曰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塘人少

有隱操孝建中徵議曹從事不就齊太祖即位

褚元璩少有隱操寡嗜欲年十八父為婚婦入前門

褚從後門出遂住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

王仲都

上清六甲經曰王仲都西漢人也少修道德

林昆明環水而馳御者厚衣狐裘而寒凜垂死仲都色曾不變體和氣溢如焰盛暑圍以烈火亦不汗後不知所之

顏延之居身清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為適傍若無人

劉靈預劉蚪詔徵不就竟陵王子良致書通意劉荅

曰蚪四節卧病三時營灌暢餘情於山澤託暮情於

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蚪進不研幾入玄無

洙泗稷館之辯退不疑心出累非冢間樹下之節遠

澤既灑仁規先著謹收樵牧之嫌敬嘉軾鼉之義

庾幼簡志性恬隱不交外物臨川王映臨州獨重幼

簡餉麥百斛幼簡謂使人曰民樵採麋鹿之伍終其

解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

恩亦已深矣辭不受齊書曰庾易字幼簡新野人徙居江陵永明中徵太子舍人不

就以文義自樂

顧長孺有隱操齊書曰顧黯字長孺吳郡人有隱操與顧景怡顧歡俱

不就徵景怡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

其掌取食

宗敬微宗測嘗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

為美談余竊有感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鯉但當

用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

豫章王辟宗敬微為參軍宗曰測性同鱗羽愛止山
壑眷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
老至今鬢已衰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慕鳥哉

魚復侯子響為江州厚餉遺宗敬微宗辭曰少有狂

疾尋山采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薜

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南史曰測居江陵欲游
名山齋老子莊子自隨

子孫拜辭悲泣測長
孺不視遂往廬山

孫伯翳放情物外棲志丘壑與王令君范將軍王亮
范雲

並已交好王范既相二朝欲以吏職相處孫曰人生

百年有如風燭正可怡神養性琴酒寄情安能棲棲

役曳若此此嵇康所不堪予亦未能也楊松介談藪
曰孫康字伯

翳太原人放情物外棲志丘壑與王亮范雲為莫逆
之交 宋齊語曰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交游不雜

陶徵士嘗言五六月北窓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

羲皇上人

臧榮緒南齊書曰臧榮緒東莞莒人純篤好學惇愛
五經常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自號

被褐與關康之俱隱京口南齊書曰關康之字伯愉
河東人世居丹徒以墳籍

為務四十年不出門不應州府辟獨處一室
稀與妻子相見不通賓客弟子以業傳受時號京

口二隱

明僧紹累徵不就嘗聞釋僧遠風德僧紹往候於定

林寺太祖欲出寺見之南史曰明僧紹字休烈平原
高平人明經有儒術舉秀才鎮

北府辟功曹並不就隱
長廣郡嶗山聚徒立學
僧遠問曰天子若來居士若

何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坏以遁若辭不獲

命便當依戴公故事耳
南史曰昔戴顓高卧牖下以山人服加其身故云

何子有清退少欲居吳波若寺足不踰戶人莫見其

面宋明帝召至都除永嘉太守子有時寄住南澗寺

不肯詣臺乞於野外拜受詔命見許忽一夜乘小船

逃歸吳隱虎丘山

何子皙棲遁不出豫章王蕭嶷命駕造之點從後門

遁去竟陵王蕭子良欲就見之子皙時在法輪寺竟

陵往請子皙遂角巾登席竟陵欣悅無已即遺子皙

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

何子季何胤以會稽山多靈異特往遊覽遂家若耶

雲門寺初子季二兄求點並棲遁至是子季又隱世

號點為大山胤為小山亦曰東山兄弟發迹雖異克

終皆隱世稱何氏三高

劉彥度劉訐少懷隱操兄為聘妻剋日成婚彥度聞

而逃匿事息乃還本州刺史張稷辟為主簿彥度挂

檄於樹而逃陳留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時人

造之未嘗見也彥度徑一造孝緒即顧以神交彥度

族兄士光劉歊又履高操二人日夕招携都下謂之

意

三隱

劉彥度每遊山澤留連忘反神理閒王姿貌甚華在山谷之間意氣彌遠或遇之者謂為神人

陶隱居

陶弘景已見

始從東陽孫遊岳受符圖經法徧歷

名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已

梁昭明性愛山水於玄圃大營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處其中

庾杲之清素自業食唯有菲菹瀹菲生菲雜菜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

卜士蔚

卜彬已見

飲酒以瓠壺瓢勺杭皮為肴著帛冠十

二年不易以大瓠為火籠器物多諸詭異自稱卜田居婦為傅蠶室

阮孝緒幼有至性與群兒遊戲便以穿池築山為樂及冠父誡之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余躬孝緒荅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窮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雖家人亦罕窺其

面人遂呼為阮居士

南史曰阮居士著高隱傳分為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為上

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為中篇挂冠人世棲心塵表為下篇

阮居士所居唯有一鹿牀竹樹環繞

劉慧斐張孝秀隱居東林寺慧斐於山北構一園名

離垢時人因稱為離垢先生論者謂自遠法師後將

二百年方有張劉之盛南史曰劉慧斐字宣文彭城人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

慧斐博學能屬文起家梁安成王參軍嘗還都途經尋陽遊於匡山與張孝秀遇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

侯景之亂邵陵王援臺留書二萬卷付馬要理馬樞已見

馬肆志尋覽殆將周徧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

以巢由為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為管庫束名實則

菊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

亦各從其好也然支父有讓王之介嚴子有傲帝之

規千載美談所不廢也此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

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居茅山有終

焉之志梁書曰邵陵携王綸字世調高祖弟六子少聰穎博學善屬文尤工尺牘

盧度隱居廬陵所居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來

取食食已即去南史曰盧度字孝章始興人有道術

會稽山有一人姓蔡隱居山中養鼠數十頭呼來即

來遣去即去言語狂易時人呼為謫仙

馮靈通雅好山水兼有巧思結架巖林甚得棲游之

適頗以此聞世祖給其功力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

尹甄琛周視崧高形勝之處造閒居寺林泉既奇營

製又美曲盡山居之妙

北史曰馮亮字靈通南陽人梁平北將軍蔡道恭之甥博覽諸書篤好佛理被虜入北遂隱居崧高世宗召令侍講十地諸經固辭不拜使衣幘入見馮苦求以幅

中至朝遂不強逼還山數年與僧徒禮誦為業蔬食飲水有終焉之志

王沙彌

王晞

母終後遨遊鞏洛悅其山水與范陽盧

元明鉅鹿魏季景結侶同契往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志

王叔朗閒淡寡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良辰美

景嘯詠遊遨登山臨水以談讌為事人士謂之物外

司馬

王晞

韋敬遠

韋夏

志尚夷簡澹於榮利所居之宅枕帶林

泉對翫琴書蕭然自逸時人號為居士時有慕其閒

素者載酒從之敬遠為之盡歡接對忘倦

周明帝敬禮韋敬遠嘗貽以詩敬遠願不時朝謁帝

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曰逍遙公

周明帝貽敬遠詩曰六爻

貞遜出三辰光少微頴陽讓逾遠滄洲去不歸香動秋蘭佩風飄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聊登平樂觀遙望首陽薇詎能同四隱來參余萬機

王無功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奴婢數人自課種黍

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與仲長子光服食養

性欲見兄弟輒渡河還家遊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

臯子

王績仲長先生傳曰先生諱子光字不曜自云洛陽人往來河東傭力自給無室廬絕妻子開

皇末始菴河渚間以息身焉賣藥為業人莫之知也
汾陰生游河渚一覩而伏曰東方朔管輅不如也由
是顯重守令至者皆親謁先生辭以瘖疾未嘗交語
著獨遊頌河渚先生傳以自喻識者知其懸解人也
有請道者劔書老易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
王通中說曰薛收問仲長子光子曰天人也收曰
何謂天人子曰眇然小乎所以
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其天

朱桃椎澹泊無為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沉浮人間竇
軌為益州聞而召之遺以衣服逼為鄉正桃椎不言
而退逃入山中夏則裸形冬則樹皮自覆凡所贈遺
一無所受每織芒屨置之於路人見者皆言朱居士
屨也為鬻取米置之本處桃椎至夕取之終不見人
高士廉下車深加禮敬召至降階與語桃椎不荅直

視而去士廉每加優異蜀人以為美談

宋初唐書曰桃椎益州成

都人高士廉在益州屢遣人存問見輒走林草自匿云

孔極侍郎朝迴遇雨避於一叟之廡下延入廳事叟
烏帽紗巾逢迎甚恭因備酒饌一一精好孔公借油
衣叟曰其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
衣也孔公不覺頓忘宦情

元魯山

元德秀巴見

南遊陸渾見佳山水乃定居屬歲歉

庖厨不充彈琴讀書怡然自得好事者載酒肴過之
不擇賢不肖與之對酌陶陶然遺身物外琴觴之餘
間以文詠率情而書語無雕刻所著季子聽樂論蹇

士賦為高人所稱

賀知章請為道士還鄉里就求周宮湖數頃為放生池詔賜鏡湖剡川一曲

田游巖已見愛夷陵青溪止廬其側

田游巖入箕山居許由祠旁自號田東鄰

逸人王休居太白山下每冬時取溪冰琢其清瑩者煮茗以供賓客

李白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同隱徂徠山每日沉飲號竹溪六逸

王摩詰貯蕙蘭用黃磁斗養以綺石累年彌盛劉昫唐書

曰王維字摩詰太原祁人與弟縉俱有俊才博學多藝閨門友悌兄弟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晚年長齋不衣文綵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在京師日飯十數名僧以玄談為樂齋中無所有唯茶鐺酒曰經案繩牀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

邢和璞曾居終南好道者多卜築依之崔曙年少亦隨焉伐薪汲泉都是名士

商山隱士高太素所居曰清心亭每一時至則有猿啼於庭下謂之報時猿

學士許謹選放曠不拘小節多與親友結宴花園中未嘗張幄設坐只使童僕聚落花鋪坐下曰吾自有

花裊

邈純與元載不合退歸東洛自號伊川田父

顏真卿爲湖州刺史張志和來謁真卿以其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

陸羽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徘徊不得意即慟哭而歸人謂今時接輿

李兵部

李約已見

雅度玄機蕭蕭冲遠德行旣優又有山

林之致琴道酒德皆高絕一時不近粉黛性喜接引人物不好俗談晨起裹頭對客感融便過一月多蓄古器在湖州嘗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又養一猿名

山公嘗以之隨逐月夜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猿必嘯和傾壺連旦不俟外賓

白傳分司東洛日以詩酒自娛盧尚書簡辭有別墅近伊水亭榭清峻方冬與群從子姪同登眺望嵩洛旣而霰雪微下因說鎮金陵時江南多山水見居人以葉舟浮泛就食菰米鱸魚念之不忘逡巡忽有二衣人與衲僧耦坐船後有小竈安銅甑而炊小僮烹煮泝流過於檻前聞舟中吟笑方甚盧歎其高逸不知何人問之言是白公與僧佛光自建春門往香山

精舍

檢校刑部尚書

劉昫唐書曰盧簡辭字子策范陽人父綸工詩有聲於大曆間簡辭文雅之餘尤精法律累官

白樂天在東都居履道里宅有池水可泛舟樂天每

命賓客繞舷以百十油囊懸炙沉水中隨舷而行一

物盡則左右隨取之藏盤筵於水底

白氏長慶集池上篇序曰都城

水木之勝在東南偏東南之勝在履道里里之勝在西北隅西開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退老之地地方十七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島樹橋道間之初樂天既為主喜且曰雖有臺無粟不能守也乃作池東粟廩又曰雖有子弟無書不能訓也乃作池北書庫又曰雖有賓朋無琴酒不能娛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樂天罷杭州刺史時得天竺石一華亭鶴二以歸始作西平橋開環池路罷蘇州刺史時得太湖石白蓮折腰菱青板舫以歸又作中高橋通三島徑罷刑部侍郎時有粟千斛書一車泊臧獲

之習筦磬絃歌者指百以歸先是潁川陳孝山與釀法酒味甚佳博陵崔晦叔與琴韻甚清蜀客姜發授秋思聲甚淡弘農楊貞一與青石三方長平滑可坐卧大和三年樂天始得為太子賓客分秩於洛下息躬於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與泊吾不才身今率為池中物矣每至池風春池月秋水香蓮開之旦露清鶴唳之夕拂楊石舉陳酒援崔琴彈姜秋思頽然自適不知其他酒酣琴罷又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風飄或凝或散悠揚於竹烟波月之際曲未竟而樂天陶然已醉睡於石上矣睡起偶詠非詩非賦阿龜握筆因題石間視其麓成韻章命為池上篇云爾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土狹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庭有橋有船有書有酒有歌有絃有叟在中白鬚飄然識分知足外無求焉如鳥擇木姑務巢安如龜居坎不知海寬靈鶴怪石紫菱白蓮皆我所好盡在吾前時飲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雞犬閒閒優哉游哉吾將終老乎其間

白樂天方齋劉禹錫正病酒禹錫乃饋菊苗薺蘆菹

鮓換取樂天六班茶二囊以自醒酒

盧簡求致仕還東都有園林別墅歲時行樂子弟侍

側公卿在席詩酒賞詠竟日忘歸劉昫唐書曰盧簡求即簡辭之弟辭

翰縱橫長於應變仕至太原尹北都留守

王涯別墅有佳木流泉劉昫唐書曰王涯字廣津太原人貞元中為相

王龜簡淡瀟灑以琴書自適意在人外倦接朋遊於

永達里園林深僻處創書齋吟嘯其間目為半隱亭

劉昫唐書曰王龜字大年父起翰林學士拜吏部尚書龜累官越州刺史

王龜從父起在河中於中條山山谷中起草堂與山

人道士遊朔望一還府第後人目為郎君谷

司空圖在中條山芟松枝為筆管人問之曰幽人筆

當如是

淳化中詔起种明逸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

果為人知而不得安處身既隱矣何用文為我將棄

汝深入窮山矣放稱疾不起母遂焚去筆研與放轉

居窮僻人跡罕至

荆南朱昂博學有清德晚年乞歸文苑傳曰朱昂字舉之其先京兆人

父葆光挈家南渡寓潭州昂真宗朝翰林學士拜章乞骸骨前後所得奉賜購奇書以誦誦為樂間居自

稱退叟弟協以純謹稱仕至主客郎中昂以書招之協亦告老歸昂頗好釋氏書晚歲自為墓志門人謚

曰正裕真宗寵詔留侯秋涼時吳淑贈行詩曰浴殿夜涼初閣筆渚宮秋晚

得懸車比行錫宴玉津園昂弟協亦退居里中兄弟皆年八十人號渚宮二疎

林逋隱居杭州孤山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泛小艇西湖諸寺有客至逋所居則一童子應門延客坐為開籠縱鶴良久逋必棹小船而歸蓋常以鶴飛為客至之驗

歸田錄曰林逋字君復居

杭州西湖之孤山真宗聞其名賜號和靖處士詔長吏歲時勞問逋工畫善為詩如草泥行郭索山木叫鈎輒頗為士夫所稱

錢文僖留守西京時幕下有謝絳尹洙歐陽修皆一時名士每同游宴洛下多水竹奇花凡園囿之勝無

處不到有郭延卿居水南少與張文定呂文穆遊累舉不第以文行稱於鄉閭張呂作相更薦之得官職然延卿未嘗出葺幽亭執花足跡不及城市時年八十餘一日文僖率僚屬往遊去其居一里外即屏騎從徒步訪之延卿欣然延接道服對談數公踈爽闔明天下之選延卿笑曰陋居罕有過從所接之人亦無若數君者老夫甚愜願少留對花小酌遂進陶尊果藪文僖愛其野逸為引滿不辭既而吏報申牌府史牙兵列庭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尹洙指而告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

顧野人相與大笑又曰尚能飲否文僖欣然從之又數杯禮數杯盤無少加於前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僖登車茫然自失翊日語僚屬曰此真隱者彼視富貴爲何物耶因稱歎累日

東都事畧曰錢惟演字希聖幼有俊才父俶使賦遠山詩有高

爲天一柱秀作海三峯之句俶異之咸平中獻所爲文章擢知制誥惟演少富貴能志於學文章與楊億劉筠齊名嘗曰學士備顧問不可不該博故其家聚書侷於秘府又多藏古書畫後以平章事判許州卒

僖文

滕達道錢醇老孫莘老孫巨源同在館中花時各數京師花最盛處滕曰皆不足道約旬休日相率同遊

三人如其言達道前行出封丘門入一小巷中行數步至一門陋甚又數步至大門特壯麗造廳下馬主人戴道帽衣紫半臂徐步而出達道素識之因曰今日風埃特甚主人曰此中不覺諸公宜往小廳至則雜花盛開雕闌畫楯樓觀甚麗水陸畢陳皆京師所未嘗見又顧指開後堂門坐上已聞樂聲矣莘老時在諒闇中辭之衆遂起去莘老常語人云平生看花只此一處

滕元發孫覺孫洙別見宋史曰錢藻字醇老明逸從子幼孤刻厲爲學累官樞密

直學士知開封府

司馬溫公優游洛中不屑世務棄物我一窮通自稱

齊物子元豐中秋與樂令子訪親洛汭並轡過韓城
抵登封憇峻極下院趨嵩陽造崇福宮至紫極觀尋
會善寺過輟轅遽達西洛少留廣度寺歷龍門至伊
陽訪奉先寺登華嚴閣觀千佛巖躡山徑瞻高公眞
堂步潛溪還保應觀文富二公之廣化寺拜邠陽堂
下涉伊水登香山到白公影堂詣黃龕院倚石樓臨
八節灘還伊口凡所經遊發爲詠歌歸敘之以爲遊
錄士大夫爭傳之

范蜀公居許下於所居造大堂以長嘯名之前有茶
檠架高廣可容數十客每春季花繁盛時燕客其下
約曰有飛花墮酒中者爲余嚼一大白或語笑誼譁
之際微風過之則滿坐無遺者當時號爲飛英會傳
之四遠無不以爲美談

田承君有廬在亂山中前有竹旁有溪溪畔有大石
前後樹以梨棗日與二弟穿竹渡溪倦則坐石上或
藉以草葛巾草屨吟諷而歸以足遺老而忘憂

蘇養直隱京口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養直不起師
川造朝時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
高於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還須讓
老夫下此一著師川有愧色

車溪贊上人言嘗與其徒月夜登閣聽江貫道鼓琴
貫道信手忘言曲盡其妙於是據琴而弗彈坐客莫

不自失超然得意於絲桐之表鄧椿畫繼曰江參字貫道江南人長於山

水形貌清癯嗜香茶以為生隆茂宗乃畫為據琴圖夏文彥圖繪寶鑑曰僧梵

隆字茂宗號無住吳興人善白描人物山水師伯時高宗極重其畫

松江一漁父每棹小舟往來長橋扣舷飲酒酣歌自

得紹聖中閩人潘裕自京師調官過吳因就與語且

曰先生澡身浴德今聖明在上盍出而仕父笑曰君

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棲隱巖穴追園綺之蹤

竊慕老氏曲全之義且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

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出處

異趣無與吾事

楊誠齋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

雨聰明強健閒退十有六年寧皇初與朱文公同召

公獨不起文公與公書云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

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於優游毋決於遁思則區

區猶有望於斯世也公已決於高蹈遂自贊曰江風

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為衾枕又云

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

明月清風

張子偉少不婚宦得刁景純廢圃結茅齋居焉啜菽飲水嘯傲長松脩竹之下十有餘年一日聞湖湘山水之勝杖策獨行登廬阜汎彭蠡絕洞庭南至衡山數年而返所過雖兔迹鳥道人跡所不及必窮搜極覽以盡其意隨輒疏錄名之曰山水漫遊紀

硯北雜志曰張

禕字子偉范陽人寓居京口

耶律官奴與歐里部人蕭哇友善哇謂官奴曰仕不能致主澤民成大功烈何屑屑為也吾與若居林下以枕簟自隨觴詠自樂雖不官無慊焉官奴然之時

稱二逸

遼史曰耶律官奴字奚隱林牙幹魯之孫沉厚多學詳於本朝世系嗜酒好佚初徵為宿

直將軍重熙九年以疾去官

趙景道隱居燕南教授為業金章宗遊春水過焉聞絃誦聲幸其齋舍見壁間所題詩諷詠久之賞其志趣不凡召至行殿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鑣玉絡非所願也况聖明在上可不容巢由為外臣乎上益奇之賜田千畝復之終身

金史曰趙

質字景道遼相思温之裔大定末舉進士不第隱居燕城南教授為業

葉去文與鄧牧心

硯北雜志曰葉朴字去文鄧牧字牧心俱錢塘人鄭德明遂昌雜

錄曰鄧牧心葉本山兩先生皆高節士宋亡俱隱大滌山鄧先生於古文尤精覈不苟作

滌山或數日不食或一食兼人清夜放遊則不避豺

虎白晝危坐雖客至亦不起去文於大德中忽馳書別親友云將他往且詣鄧言別即端坐而逝後十餘日鄧知去文仙去歎曰葉君出處與我同柰何給我言別吾亦當長往耳乃為去文述墓志又於燈下取其集讀畢而終

趙子固

趙孟堅已見

脩雅博識酷嗜法書多藏三代以來

金石名跡遇其會意輒傾囊易之善作梅竹往往得逃禪石室之妙於山水尤奇時人珍之襟度瀟爽有六朝諸賢風氣時比之米南宮東西薄遊必挾所有自隨一舟橫陳僅留一席為偃息之地隨意左右取

之撫摩吟諷至忘寢食所至識不識望之而知為子固書畫船也

尤平章嘗微服江浙探謀南士後除行省平章素慕

褚雪巘高節

遂昌山人雜錄曰杭高士褚雪巘先生諱伯琇自宋以清苦節行聞

雪巘

時寓跡黃冠住天慶觀尤單騎從一童至天慶方丈

語觀主王管轄曰我欲一見褚高士觀主言其人孤

僻士宰相何故欲見之尤意愈堅時雪巘方閉戶讀

書觀主扣門雪巘曰主首不游廊管轄何為至此觀

主以實告雪巘曰其自來不識時貴人何忽有此時

平章已拜於地意雪巘延坐其室雪巘即鎖戶偕行

廊廡間尤執禮愈恭至前堂雪巘語尤曰三年前有一閩州王高士嘗留此其非其人也長揖竟出尤顧瞻良久而去

天台諸士人物色得呂處士

呂徽之已見

嘗共詣之值處

士在溪上捕魚諸人告以特來候見之意處士隔溪語曰諸公先到舍我得魚當換酒飲諸公也少頃携酒與魚至因共飲盡歡而散明日復躡其蹤則處士已徙家矣

倪雲林所居有清閼閣幽迥絕塵中有書數千卷皆手自校定經史諸子以及釋老之言盡日成誦古鼎彝名琴陳列左右松桂蘭竹之屬敷紆繚繞其外則高木脩篁蔚然深秀每雨止風收杖屨自隨逍遙容與詠歌以娛望之者識其為世外人也

顧仲瑛

已見

家富於貲輕財好客購古法書名畫彝

鼎秘翫別築墅於茜涇西題曰玉山佳處日夕與客置酒賦詩其中四方文學之士若河東張翥會稽楊維禎天台柯九思永嘉李孝光方外若張伯雨于彥成琦元璞與一時名士咸主其家其園池之盛圖史之富與夫餼館聲伎並鼎甲一時才情妙麗與諸人略相酬對風流文雅著稱東南

何氏語林卷之二十

何氏語林卷之二十一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并註

捷悟第十三

漢世稱見事敏速者曰一日千里蓋言捷也夫有觸
即悟其孔子所云耳順非耶然孔子必俟知命之後
而後世小生率能及此余竊怪之嘗觀釋氏菩薩乘
六度五者皆以慧為導師然定復生慧其與吾儒明
則可以至於誠誠則自無不明一道也故初地之慧
謂之世諦既定之慧謂之真諦真諦則與理為一即
耳順是也然初地之慧本於賦畀既定之慧假於脩

習賦畀必由天降脩習可以力強此其難易之辯也
柰何後世初地之慧與古不異而既定之慧尠焉無
聞豈人之易其所難顧難其所易耶孔子曰十室之
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嗚呼惜哉

楊德祖

楊修已見

為曹操主簿操既平漢中欲討劉備而

不得進欲守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操出教唯曰
雞肋外曹莫能曉德祖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
之則殊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白外稍嚴俄操迴師
時人伏其幾決

魏太祖征素本初有治餘數十斛竹片咸長數寸衆
並謂不堪用正合燒除太祖意甚惜思所以用之謂
可作竹甲而未顯其言馳使以問楊德祖德祖意懸
同

桓温陰懷犯順追蜀人知星者問以國家運祚修短
星人云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如此決無憂虞五
十年外不論耳由是大忤温旨異日送絹一疋錢五
千文與之星人乃馳詣習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
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為標碣
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疋令僕自裁錢五千以買
棺耳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

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
詣温別温問去意以習鑿齒之言對温笑曰鑿齒憂
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三十年讀書不如一詣習
主簿

宋文帝時到彦之北伐甲兵資實甚盛

南史曰到彦之字道豫彭

城武原人楚大夫屈到後也為豫州刺史鎮歷陽元嘉七年侵魏回軍焚舟步至彭城

及敗還

委棄蕩盡武庫為之一空一日上與群臣宴有荒外

降人在列上問庫部郎顧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

對有十萬人仗上既問而悔得琛對甚喜

沈約宋書曰顧琛字

弘瑋吳郡吳人晉司空和之曾孫祖履之父悛並為司徒左西曹掾琛謹確不尚浮華起家州從事駙馬

都尉累遷尚書庫部郎

劉士章

劉繪已見

為南康相郡人有姓賴居穢里投刺謁

士章士章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荅

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

蕭彥瑜嘗與御宴醉伏筵中

蕭琛已見

武帝以棗投之彥

瑜取栗擲上正中面帝動色言汝那得如此豈有說

也彥瑜荅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

大悅

梁時有沙門訟田武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徧問莫

知劉顯曰貞文字為與上人帝忌出之

梁書曰梁顯字嗣芳沛國

相人父醜晉安內史顯幼聰敏當世號曰神童好學博涉多通仕至平西諮議參軍

祖元珍

祖瑩

爲彭城王

勰

參軍時尚書令王肅曾於

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王公吟詠情性聲律殊佳可便爲誦悲彭城詩肅因戲彭城云何意悲平城爲悲彭城也彭城有慙色祖在坐即云有所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耳肅云可爲誦之元珍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甚嗟賞之彭城大悅退謂元珍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爲吳子所屈

東魏孝文帝嘗宴群臣酒酣歡極帝因舉卮酒屬群臣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辯之賜金鍾御史中尉李彪曰沽酒老嫗甕注瓦屠兒割肉與稱同尚書左丞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工妓兒擲袖在虛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此是習字高祖即以金鍾賜彪人服彪聰明有智甄琛和之亦速

薛道衡嘗遊鍾山開善寺謂一沙彌曰金剛何爲努目菩薩何爲低眉沙彌荅曰金剛努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道衡憮然稱善隋煬帝與唐神堯俱是獨孤外家由是神堯與煬帝

每相狎侮神堯面皺帝於衆中目爲阿婆面神堯忿
慧不樂泊歸以告竇皇后曰某身世可悲今日更被
上顯毀云阿婆面據是兒孫不免饑凍矣后欣躍曰
此言可以室家相賀神堯不喻后曰公封於唐阿婆
乃是堂主堂者唐也神堯大悅

太行山有薛居士學總玄儒多所該覽聞釋曇延少
年知道夙悟絕倫嘗一造之言謔相高未之揖謝薛
乃戲題四字方圓動靜命曇延體之延應聲曰方如
方等城圓如智慧日動則識波浪靜類涅槃室居士
驚異絕歎曰由來所未見希世挺生即斯人也

張說女嫁盧氏女嘗爲其舅求官說不語但指搯牀
龜示之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令狐相

令狐絢已見

出鎮淮海日支使班蒙與從事俱遊

大明寺之西廊忽覩前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
泉深尺一點去冰傍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
烈火然除却雙勾兩日全諸賓幕顧之駐足良久莫
能辯班蒙曰一人豈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
乎尺一者十一寸非寺字乎點去冰水字二人相連
天字不欠一邊下字三梁四柱而烈火無字兩日除
雙勾比字得非大明寺水天下無比乎衆皆洗然曰

黃絹之奇智亦何異哉令狐公稱歎彌日詢之老僧曰頃年有客獨遊題之而去

朱梁張策年十二父同嘗浚甘泉井得鼎耳有篆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干造製作奇巧同甚寶之策時在傍徐言曰建安二十五年曹公改元為建康其年十月文帝受漢禪始號黃初元年無二月明矣鼎文何繆與同大驚亟遣取魏志展讀果驗宗族奇之五代史記曰張策字少逸河西燉煌人父同為唐容管經畧使策少通悟好學開平中拜中書侍郎以風恙罷卒于洛陽

湖南馬希範唐同光中入貢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

對曰洞庭至狹若車駕南巡止可飲馬莊宗拊背嘉

之五代史楚世家曰馬希範字寶規馬殷第四子殷卒希範襲爵楚王好學善詩文士廖光圖徐仲雅李臯拓拔常等十八人皆故殷時學士也

有客嘗訪青龍寺僧屬主者忽遽不暇留連翌日復至又遇要地朝客不得展敬客怒取筆題門而去詞曰龕龍東去海時日隱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衆不能詳有一沙彌解之曰龕龍去矣有合字時日隱有寺字敬文不在苟字碎石入沙卒字此不遜之言辱我曹矣僧人大悟追前人杳無蹤由或云沙彌是懿皇帝朝文皓供奉

陳恭公陳執中當國日曾魯公由起居注除待制恭

公弟婦王冀公孫女曾出也歲旦拜恭公公迎謂曰

六新婦曾三除從官喜否王固未嘗歸外家輒荅曰

三舅甚荷相公收錄但太夫人不樂責三舅曰汝三

人及第必是全廢學丞相嫺家備知之故除待制也

恭公默然未幾改知制誥蓋恭公不由科舉失於夷

攷女子之警敏如此東都事畧曰曾公亮字明仲泉

公亮精於法令多知朝廷典章臺閣故事時韓琦為

上相歐陽修參知政事琦於法令典故問公亮文學

人材問修百官奉法循理而

朝廷治封魯國公謚宣靖

王定國素為馮當世所知荆公絕不樂之一日當世

力薦於神祖荆公曰此孺子耳當世忿曰王鞏庚子

生安得謂之孺子蓋鞏之生與先天節同日也荆公

愕然不覺退立

趙魏公夫人管道昇善書畫陶九成書史會要曰管

夫人諱道昇字仲姬吳

興人趙魏公室封魏國夫人有才畧聰明

過人為詞章作墨竹筆意清絕亦能書

吾竹房吾嘗題其所畫竹石竹房有一私印是好嬉子三字

博識第十四

即以此印倒用於跋尾人皆以為竹房之誤魏公見

之曰此非誤也這瞎子道婦人會作畫倒好嬉子

孔子語子貢曰女以余為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余

一以貫之則孔子果不貴博識耶及觀萍浮楚澤集陳庭異鳥舞郊殯羊出井苟非博識誰為辯之夫孔門見道莫過顏子顏子之有得於孔子者莫過於喟然之歎今觀其所稱高堅前後與夫卓爾末由皆形容道體之妙若夫孔子之善誘與顏子之善學者唯博約二語而已蓋二者互相為用不可廢也不然則其告子貢者語一足矣其所貫者復何物耶後世舍博而言約此則入於釋氏頓悟之說道之不明也夫何尤

漢武帝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

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侍中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

人星見漢武故事曰張寬字叔文蜀郡人武帝時為侍中

武帝幸甘泉長平坂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先驅馳還以報上使視之皆莫能識時東方朔在屬車中令往視焉朔曰此謂怪哉是必秦獄處也上使按圖果秦獄地上問朔何以知之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蠱置酒中立消賜朔帛百匹後令屬

車載酒漢書曰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朔別傳曰朔南陽步廣里人列仙傳曰朔是楚人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郎中宣

帝初棄官去共謂歲星也

竇攸舉孝廉爲郎時世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熒
熒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群臣莫能知者攸對曰鼯鼠
也帝問何以知攸曰見爾雅按秘書如攸言詔賜帛
百匹

顯宗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
以問臨邑侯劉復

後漢書補注曰復齊武王伯升孫北海王興之子

復不能

對薦賈逵

已見

博物多識帝召見逵問之對曰昔武

王終父之業鸞鷲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乃集此
胡降之徵帝敕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爲郎與
班固同校秘書應對左右

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束之歸龜便言
曰遊不量時爲君所得人甚怪之載出欲上吳王夜
泊越里纜船於大桑樹宵中樹呼龜曰勞乎元緒奚
事爾耶龜曰我被拘繫方見烹臠雖盡南山之樵不
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令求如我之
徒計從安薄龜曰子明無多辭禍將及爾樹寂而止
旣至權命煮之焚柴萬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燃以
老桑乃孰獻者仍說龜樹共言權即使伐樹煮龜立
爛今烹龜猶多用桑薪

諸葛恪已見

諸葛恪爲丹陽太守嘗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

伸手引人恪令持去故地即死叅佐問之恪曰此事在白澤圖曰兩山之間有精如小兒名曰僕囊

嵩高山北有大穴晉時有人誤墮穴中見二人圍碁下有一杯白水與墮者飲之氣力十倍碁者曰汝欲停此否墮者曰不願停碁者曰從此西行有天井其中多蛟龍但投身入井自當出若饑取井中物食之墮者如言可半年乃出蜀中因至洛下問張華華曰此名仙館所飲者玉漿所食者龍穴石髓

有人遺張華鮓者華見之謂客曰此龍肉鮓也以醋漬之當有五色光見試之果爾後問其主云於茅積

下得白魚所作也

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出一石鼓扣之無聲以問張華華云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言聲聞數里

晉武帝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為怪乃招携之水濱洗祓遂因水泛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東晉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

劔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為曲水二漢相沿皆為盛集帝大悅

晉世有於嵩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眾莫能辯張司空以問東廣微束曰此漢明帝顯節陵

中策文檢驗果然時人服其博識王隱晉書曰束皙字廣微陽平人賈

謚請為著作

宋孝武時青州人嘗發古冢有銘云青州世子東海

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賈希鏡

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荀晞兒檢訪果然南史曰賈希鏡平陽

襄陵人祖弼之父匪之家傳譜學齊高帝取希鏡為驃騎參軍希鏡三世傳學凡十八州士族譜合百帙

七百餘卷該究精悉皆如貫珠

陸常侍陸澄已見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

釋卷王僕射常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王儉已見齊春秋

曰儉以四部書盈溢几閣自劉歆七畧以來應更區別乃著七志上之時人以比相如封禪書澄曰

僕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為業且年已倍令君令君少

便鞅掌王事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

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俟儉語畢然後談所遺

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南史曰何憲字子思廬江潯人

博涉該通群集畢覽天閣秘寶人間散逸無遺漏焉

王僕射在中書省出巾箱杙案雜物服飾令學士隸

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陸常侍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奪物將去

竟陵王

蕭子良巴見

嘗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將七

八升以問陸常侍

澄

陸曰北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

子良後詳視器底有字髣髴可識如澄所言

王摛少以博學知名王僕射嘗使賓客隸事多者賞

之

齊春秋曰儉集文學之士總校虛實隸之謂之隸事隸事自此始也

探索皆窮唯廬

江何憲為勝乃賞以五色篔白團扇憲坐篔執扇意

氣甚得摛後至僕射以所隸示摛語之曰卿能奪之

不摛操筆便成事既與僻辭亦華美舉坐擊賞僕射

命左右抽憲篔摛手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僕射笑曰

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

南史曰王摛東海剡人晉少傅雅之後以博學見知為秣

陵令清直請謁不行

永明時天中忽有黃色照地眾莫能解司徒法曹上

金天頌王摛曰是非金天所謂榮光武帝大悅

崔慰祖好學聚書至萬卷與平原劉孝標皆以碩學

被徵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賓

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喫

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座稱服之朓歎曰假使班馬

復生無以過此

南史曰崔慰祖字悅祖清河東武城人解褐奉朝請聚書萬卷鄰里年少

來從假借日數十褒慰
祖手自取與未嘗為辭

劉士深嘗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楮酒昉次及問劉曰

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劉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

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

憶此劉曰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

書仍載其賦云三重五品商溪擦里時即檢楊記言

皆不差

南史曰劉杳字士深平原人父懷慰北中郎
司馬杳博綜群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

皆訪問焉

斛律士亮

徵博涉群書兼解音律初樂有罇于者近

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中得之皆莫之識士亮見之

曰此罇于也衆弗之信士亮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芒

筒將之其聲極振衆乃歎服

上官儀詩語中用影娥池

唐詩紀事曰儀字游韶陝
州人工詩其詞綺錯婉媚

時人效之曰上官體高宗時為相麟德
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武后惡之也學士時無解

其事者祭酒令狐德棻召張柬之等十餘人示之柬

之對曰洞冥記漢武帝於望鶴臺西起俯月臺臺下

穿影娥池每登臺眺月影入池中使宮人乘舟笑弄

月影因名影娥池亦曰眺蟾臺時皆歎其博識

劉昫
唐書

曰德棻宜州華原人博涉文史早知名大業末為藥
城長太祖入關引直丞相府記室貞觀中官至國子
祭酒張柬之字孟將襄陽人涉獵經史尤好三禮
令狐德棻甚重之姚崇薦為宰相及誅張易之兄弟

東之首謀其事中宗即位以功
擢拜天官尚書封漢陽郡王

盧若虛多才博物辛怡諫為職方有獲異鼠者豹首
虎臆大如拳怡諫謂之鼯鼠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
謂鼯鼠豹文而形小一坐驚服

唐太宗立晉王為太子時有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
何祥褚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侂子化為雉雌鳴陳
倉雄鳴南陽侂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
諸侯始為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陞
下本封秦胡雄雌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
不可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

唐文宗一日問宰臣古詩云輕衫襯跳脫跳脫是何
物宰臣未對上曰即今之腕釧也真詰言安妃有斷
粟金跳脫是臂飾

韓定辭為鎮州主簿書記聘燕帥劉仁恭舍於賓館
命幕客馬彧延接馬有詩贈韓云遂林芳草綿綿思
盡日相携陟麗譙別後巘嶠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
喬韓於座酬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
多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辭堪與雪兒歌座賓頗疑銀
筆之僻他日或荅聘常山亦命定辭接於公館彧從
容問韓以雪兒銀筆之事韓曰昔梁元帝為湘東王

時好學著書常紀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以金銀雕飾或用斑竹爲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清粹者用銀筆書之文章瞻麗者以斑竹書之故湘東之譽振於江表雪兒者李密之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寮文章有奇麗入意者即付雪兒叶音律歌之又問癡龍何出定辭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誤墮穴中因行數里漸見明曠見有宮殿人物凡九處又見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而食之後其人得出以問張華華曰此地仙九館也大羊者名曰痴龍耳定辭復問或囿嶠山當在何處或曰此隨郡之故事

何謙光而下問由是兩相悅服結交而去

梁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顧問李珽曰何謂內黃珽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太祖曰外黃下黃何在珽曰秦有都尉理外黃其故墟在今雍丘下黃爲高齊所廢在今陳留太祖平生不愛儒者聞珽語大

喜五代史記曰李珽河西燉煌人唐末爲監察御史後趙匡凝鎮襄陽辟掌書記梁太祖破匡凝得珽喜曰此真書記也除考功員外郎知制誥後爲亂兵所殺

太宗時一日後苑象斃上令取膽剖腹不獲上異之以問徐鉉鉉奏曰請於前左足求之須臾果得以進亟召鉉問對曰象膽隨四時在足今方二月故臣知

在左足也朝士皆歎其博識

江南徐錯嘗奉命撰文與其兄鉉共論猫事鉉疏得二十事錯曰未也適已憶七十餘事鉉曰楚金大能記明旦云夜來復得數事鉉撫掌稱美

江南徐知諤嘗得畫牛一軸畫則啣草欄外夜則歸卧欄中知諤獻後主煜煜持貢闕下太宗張後死以

示群臣俱無知者

湘山野錄曰江南徐知諤為潤州節度使温之少子也美姿度喜畜

玩^奇僧錄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

方諸蚌腊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着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撓飄擊急有石落海岸得之滴

水摩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為無稽寧

曰見張騫海外異物記後杜鎬檢三館書目果見於

六朝舊本書中載之

六一居士詩話曰吳僧贊寧國初為僧錄讀儒書博覽強記亦

自能撰述而辭辨縱橫人莫能屈

劉原甫博物多聞前世無及在長安日有得古鐵刃

以獻製作極巧下為大環以纏龍為之而其首類鳥

人莫能識原甫曰此赫連勃勃所鑄龍雀刀所謂大

夏龍雀者也鳥首蓋雀云問之乃种世衡築青澗城

掘地所得正夏故疆也

酈道元水經注曰赫連氏以百鍊之鐵為龍雀大環號曰

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逋如風靡草威服九區

人有獲玉印遺原甫其文曰周惡夫印原甫曰漢條侯印尚存於今耶或疑而問之曰古亞惡二字通用史記盧縮之孫他人封亞俗俟而漢書作惡谷是矣聞者大服

宋末襄樊之師日急當事諸人坐視而不救金履祥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自解因備敘海舶所經凡州郡聚落下至巨洋別鳴難易遠近歷歷可據宋不能用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其所經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人始服其精確金履祥已見

豪爽第十五

夫豪爽者略於檢節故其小德或多出入然與齷齪媿嗇縛窄家人細務狹小者殊矣

漢章帝一日臨朝命文郎居左武郎居右時方儲正住在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帝嘉其才以繁亂絲付儲使理儲拔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勢臨事宜

然謝承後漢書曰方儲字聖明丹陽人仕至郎中幼喪父事母死負土成墳種樹千株鸞鳥集其上

白兔遊其下

沔水南有層臺號曰景升臺劉表盛遊於此常所止憇表性好鷹嘗登此臺歌野鷹來由其聲韻似孟達

上堵吟酈道元水經注曰堵陽有白馬山山石似馬望之逼真側水謂之白馬塞孟達為守登之

而歎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更失之乎為上堵吟音韻哀切有測人心今水次尚歌之

王右軍王羲之為會稽內史謝公謝安就乞牋紙右

軍檢校庫中有九萬悉以乞謝公桓宣武聞之曰逸

少不節

桓宣武與殷劉談不如甚喚左右取黃皮袴褶上馬

舞稍數迴或向殷或擬劉意氣始得雄

桓南郡桓玄作詩或時思不來輒作鼓吹既而思得

云鳴鵠響長阜歎曰鼓吹固自來人思

劉毅家在京口貧約過常嘗與州里士人往東堂共

射晉書曰劉毅字希樂彭城沛人曾祖距廣陵相叔父鎮左光祿大夫毅少有大志不脩家人產業桓

弘以為中兵參軍桓玄篡位毅與劉裕何無忌魏詠之密謀討玄後宋太祖以其貳於已討誅之時

庾仲豫為司徒長史暫至京要府中僚佐共出東堂

毅已先至遣與庾相聞曰身久躡頓營一遊集甚難

君如意人無處不可為適豈能以此堂見讓庾素豪

徑前不荅毅語諸人並避之唯毅留射如故庾厨饌

甚盛不以及毅毅既不去庾甚不歡俄頃毅又相聞

曰身今年未得子鶯豈能以殘炙見惠不庾又不荅

後竟為毅所毀沈約宋書曰庾悅字仲豫潁川鄢陵人曾祖祖亮晉太尉祖義吳國內史父

淮西中郎將悅少為琅琊王參軍司馬桓玄篡位徙中書侍郎高祖定京邑武陵王遵承制以悅為寧遠

將軍為劉毅挫辱疽發背而卒

王太常性豪爽為吳郡太守彌不得意吳郭西臺寺

多富沙門太常求須不稱意乃遣主簿顧曠率門義

劫寺內沙門竺法瑤得數百萬沈約宋書曰王僧達琅琊人少好學善屬

文為始與王參軍稍遷太常卿至中書令以屢犯上顏于獄中賜死

齊高祖於華林宴命諸臣各效伎王敬則脫朝服袒

裸以絳糾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上不悅曰豈聞三

公如此敬則荅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

時以為名荅

羊高昌初赴衡州於兩艦解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

珠玉加之錦纈盛設帷屏陳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

置酒綠塘傍水觀者填咽南史曰羊侃字祖忻太山梁父人父社仕魏侃少而

瓌偉身長七尺八寸雅好文史父使侃南歸大通中封高昌侯

孫德璉南史曰孫瑒字德璉吳郡吳人頻立武功居家富侈家庭穿

築極林泉之致歌鍾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填門軒蓋

不絕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為大舫於中立亭池植

荷芰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一時稱為

勝賞南史曰孫雖武臣常於山齋設講肄業玄儒之士冬夏資奉而處身率易不以名位驕物甚為

當世所稱

李白登華山落鴈峯曰此處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帝

坐恨不携謝眺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爾

將軍裴旻

李肇國史補曰裴旻為龍華軍使出守北平

嘗請吳道玄畫天

宮寺壁道玄曰聞將軍善舞劍願作氣以助揮毫旻

欣然為舞一曲道玄看畢奮筆立成若有神助

朱景玄唐

朝名畫錄曰吳道玄字道子東京陽翟人少孤貧天授之性年未弱冠窮丹青之妙浪迹東洛明皇知其

名召入內供奉

李翰文雖宏暢而思甚苦澁

劉昫唐書曰翰即李華宗人以進士知名天寶

中寓居陽翟

晚居陽翟常從邑令皇甫曾求音樂思涸則

奏樂神逸則綴文

唐詩紀事曰皇甫曾字孝常為殿中侍御史天寶中兄弟進士名相

上下時比張氏景陽孟陽云

于頔鎮襄陽

劉昫唐書曰于頔字允元河南人貞元中為襄州刺史非法聚斂恣意虐殺專

以陵上威下為務卒謚厲

廬山符載齋書就于乞買山錢百萬于

即時與之

唐詩紀事曰符載字厚之蜀人有奇才始與楊衡宋濟習業青城山衡擢第濟老死

無成唯載以王霸自許耻於常調韋臯鎮蜀辟為支使

裴寬罷郡西歸見一士坐樹下甚貧與語奇之舉一

船金帛盡與之此人不辭登舟奴婢偃蹇者輒鞭之

乃張徐州也

段文昌

已見

負才傲俗落拓荆楚間嘗半酣鞞履於

江陵大街上往來雨下泥甚街側有大宅門枕流渠

文昌乘醉於渠上脫履濯足旁若無人自言我作江

陵節度當買此宅住聞者皆笑後果鎮荆南遂買此宅

劉義聞韓昌黎接天下士徒步謂之後以爭語不能下賓客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

與劉君為壽

唐詩紀事曰劉義節士也放肆為俠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更折節讀書能為

歌詩然恃故時所負不能俛仰貴人嘗謁韓昌黎作冰柱雪車二詩出盧仝孟郊之右樊宗師見而獨拜後歸齊魯不知所終

鄭仁表豪爽有文以門閥文章自高嘗曰天瑞有五

色雲人瑞有鄭仁表

唐詩紀事曰鄭仁表傲縱多所陵籍人長薄之仕為起居郎劉

表少時投文於仁表父洎仁表嗤鄙之鄭為相仁表貶死

王智興為徐州節度一日諸從事會飲賦詩智興至

從事即屏去翰墨智興言適間作詩何獨見某而罷

復以箋陳席上小吏亦置箋於智興前智興引毫立

成曰三十年前老健兒剛被郎官遣作詩江南花柳

從君詠塞北烟塵我獨知四座驚歎監軍謂張祐曰

觀茲盛事豈得無言祐乃獻詩曰十年受命鎮方隅

孝節忠規兩有餘誰信將壇嘉政外李陵章句右軍

書左右言書生諂辭耳智興叱曰有人道我惡汝輩

又肯否張生海內名士篇什豈易得天下人聞且以

為王智興樂善矣

劉昫唐書曰王智興字匡諫溫縣人少驍銳事徐州刺史李洧洧以

徐州歸國智興累官徐州刺史武寧節度使

崔弘禮嘗過宣武從劉玄佐獵劉酒酣顧語曰崔生獨不知有此樂弘禮笑曰我固喜武請為公歡玄佐臂鷹與弘禮馳逐急緩在手一軍盡驚曰安得此奇客

寇萊公有飲量每飲賓席嘗闔扉輟驂以留之未嘗點油雖溷軒馬廐必用蠟炬

胡宿在郡日丁晉公為遊客見之胡待之甚厚丁因投詩索米明日胡延晉公所用樽皿悉屏但陶瓦而已丁失望以為厭已遂辭去胡即出銀一篋遺丁曰

家素貧惟此飲器願以贖行丁始諭設陶器之因其後晉公極力推挽胡遂至顯位

滕達道布衣時嘗為范文正客時范尹京滕少年頗不羈往往潛出狹邪縱飲范公病之一夕至滕書室中因明燭觀書以俟其至意將媿之滕夜分大醉而歸范公陽不視以觀其所為滕略無懾懼長揖問曰公所讀何書公曰漢書復問漢高祖何如人公逡巡

而入東都事畧曰滕元發字達道東陽人范仲淹見而奇之神宗朝拜翰林學士性疎達在上前論

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膈神宗知其誠盡後力言新法之害落職知筠州或以為且有後命元發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即墨何罪毀言日聞上覽之釋

然改知揚州
卒謚章敏

韓魏公喜營造所臨之郡必有改作皆宏壯雄深稱其度量在大名於正寢後稍西爲堂五楹其間洞然不爲房屋號善養堂蓋平日宴息之地

蘇子美豪放不羈好飲酒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爲率公深以爲疑使子弟密覘之聞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遽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聞之大笑曰有

如此下物一斗不足多也

宋子京

宋祁已見

博學能文章天資醞藉好遊宴自喜晚

年知成都府帶唐書於本任刊脩每宴罷盥漱畢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皆知爲尚書修唐書

宋子京修唐書嘗一日大雪添轡幕然椽燭一秉燭

二左右熾炭兩巨鑪諸姬環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堂紙草一傳未成顧諸姬曰汝輩俱曾在人家頗見主人如此否皆曰無有其間一人來自宗子家子京曰汝太尉遇此天氣亦復如何對曰只是擁鑪命歌

舞間以雜劇引滿大醉而已如何比得內翰子京點
頭曰也自不惡乃閣筆掩卷起索酒飲之幾達晨明
日對賓客自言其事後每讌集必舉以為笑
洪覺範至僭耳嘗謁姜唐佐唐佐不在見其母母迎
笑食以檳榔覺範問母識蘇公否母曰識之然無柰
其好吟詩公嘗杖而來指西木榻自坐其上問曰秀
才何往我言入村落未還有包燈心紙公以手展開
書滿紙祝曰秀才歸當示之今尚在覺範索讀之醉
墨歆傾曰張睢陽生猶罵賊嚼齒空齧顏平原死不
忘君握拳透爪

歌者素絢嘗從東坡與客遊金山適中秋天宇四垂
一碧無際加江流傾湧月色如晝遂共登金山妙高
臺命絢歌其水調歌頭曰月明幾時有把酒問青天
歌罷公自起舞

范德孺喜琵琶暮年苦夜不得睡家有琵琶箏二婢
每就枕即便雜奏於前至熟寢乃得去

宋史曰范純粹字德孺文正公第三子沉毅有幹畧與蘇軾同建募役之議軾謂純粹粹講此事尤為精詳仕至戶部侍郎出知延州以元祐黨人奪職

蔡魯公守維揚維揚特多過客日夕盈府寺一日蚤
膳召客設涼餅會者八人俄報客繼至公必留偶來

者不已坐客私語蔡公卒迫留客若是他食輒咄嗟
為尚可如涼餅者柰何便辦請共嘗之及食時計留
客已四十又冷淘皆至仍精腆時共稱之

張天覺為渝州南川宰時章子厚經制夔夷狎侮州
縣吏無人敢與共語部使者念獨張可亢之檄至夔
會子厚詢人才使者以張告即呼入同食張著道士
服長揖就坐子厚肆意大言張隨機折之落落出其

上子厚大喜延為上客歸薦諸王介甫遂得召用東都

事畧曰張商英字天覺蜀州新津人章惇薦其才召
對除光祿寺丞紹聖中遷左司諫商英觀望時政謂
蘇軾論合祭天地非是指呂大防范祖禹為姦以司
馬光文彥博為負國至以宣仁后比呂武商英在元

祐時作嘉禾頌以文彥博呂公著比周公又作文祭
司馬極其稱美至是追論其罪其詭譎不常如此喜
浮圖法自號無盡居士

張紫巖張浚已見屯兵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

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傅劉正彥募賊公賞格也浚
問欲何如客曰僕河北人龕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為
賊用特見為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
姓名不告而去浚翊日斬死囚徇于眾曰此苗劉刺
客也私識其狀貌物色之終不遇

張于湖知京口王宣子代之時多景樓落成于湖為
書樓扁公庫送銀二百星為潤筆于湖却之但需紅

羅百匹於是大宴合樂酒酣于湖製詞命諸伎合唱

甚歡因以紅羅百匹賞之

書史會要曰張孝祥字安國號于湖歷陽烏江人讀

書過目不忘下筆頃刻數千言紹聖中廷對第一官至顯謨殿直學士篆書極工大字亦佳楊萬里謂安

國書甚真而放

揚州有一趙氏富而好客家有明月樓一時諸名公

題詠多未當其意後趙子昂過揚主人知之迎致樓

上盛筵相款所用皆銀器酒半出紙筆求作春題子

昂援筆書曰春風闌苑三千客明月揚州第一樓主

人得之甚喜撤酒器為贈

何氏語林卷之二十一

